

# 试论中国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基于宏观政治经济的实证性研究

蒋梅杰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 西班牙 08005)

**摘 要:** 自 21 世纪以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 如今也成为拉丁美洲的主要投资来源地。现有文献对于东道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投资并未达成共识。文章通过实证研究使用 1996 年至 2018 年期间中国在 33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 通过扩展引力模型来检验由全球治理指标和经济自由度指标衡量的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

**关键词:** 拉丁美洲;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引力模型; 全球治理; 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728(2022)02-0001-04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向来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投资往来, 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 中国的对外投资在 2005-2017 年期间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期间呈下降趋势。就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而言, 仅 2010 年,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占到了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20% 以上。随后每年, 有 5%~13% 的中国对外投资流向该地区, 整体呈波动状态。在投资构成中, 拉美地区主要是原材料特别是能源和矿产的生产地。

### 一、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分布类型

从行业分布方面来分析, 中国在拉美的石油、矿产、电力、农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近些年来, 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私营公司, 都实现了投资的多元化, 开始涉足高科技和服务行业, 如互联网、软件、银行、航空航天等领域。尽管从数量上看, 这些企业的投资还无法与大型石油和矿产公司相媲美, 但它们逐步摆脱传统行业, 为中国在该地区更多样化

的投资打下基础。发展中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于中国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时是否遵循与西方投资者相似的过程和模式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下文试图根据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实证研究来探究这些问题。

### 二、研究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文章创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和 33 个拉美国家在 1996 年至 2018 年间的面板数据。由于研究重点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在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 文章采用学者们广泛使用的测量方法——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和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IEF) 来分别量化政治和经济制度。WGI 包括控制违规行为、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监管质量、法治以及代表和问责制 6 个方面。这些指标每年从几十个数据源中更新, 衡量了 200 多个国家的政府治理质量。各个国家的分数在 -2.5 到 2.5 之间, 呈标准正态分布。拉美各个国家的

政治体制得分为该国家在 6 个维度上得分的算术平均数。IEF 指数涵盖了四大类经济自由: 法治( 产权、政府诚信、司法效率); 政府规模( 政府支出、税收负担、财政健康); 监管效率( 商业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 开放市场( 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每个维度有 0~100 分的等级。由于第一类( 法治) 与之前讨论过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维度重叠, 文章只保留了经济自由度的其余 3 组。同样, 拉美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得分为该国家在 3 个维度上得分的算术平均数。

此外, 考虑到决定对外投资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 GDP 和地理距离等传统变量之外, 文章还将双边贸易和自然资源( 矿产出口比) 作为控制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商务部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和拉美国家的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地理距离来自 CEPII。现有的文献认为,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一样遵循引力方程。也就是说, GDP 较高的国家可以接受和给予更多的投资; 而较大的地理距离将导致较高的运输成本, 从而减少投资存量。此外, 文章还控制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自然资源。双边贸易可能会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甚至是没有明显的影响。关于自然资源, 文章使用矿石和金属出口在国家商品出口总额中的百分比来衡量。鉴于中国对能源的大量需求, 拉美国家的矿产资源比例将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成正向关系。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的 COMTRADE 数据库, 矿产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引力模型已被普遍应用于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许多学者使用自然资源禀赋、技术、人均收入、相邻关系、共同语言、殖民地联系、双边贸易、汇率等扩展基本的引力方程。在下面的方程中, 模型 1 和模型 3 对应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投资

的影响关系; 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包括不同的维度, 模型 2 和 4 进一步研究了哪些维度( 子指标) 对投资更为重要。文章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政治/经济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ln FDI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GDP_{jt} + \beta_3 \ln D_{ij} + \beta_4 PF_{jt} + \beta_5 \ln trade_{ijt} + \beta_6 endowment_{jt} + u_j + \varepsilon_{jt} \quad (1)$$

$$\ln FDI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GDP_{jt} + \beta_3 \ln D_{ij} + \beta_4 CC_{jt} + \beta_5 GE_{jt} + \beta_6 PS_{jt} + \beta_7 RQ_{jt} + \beta_8 RL_{jt} + \beta_9 VA_{jt} + \beta_{10} \ln trade_{ijt} + \beta_{11} endowment_{jt} + u_j + \varepsilon_{jt} \quad (2)$$

$$\ln FDI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GDP_{jt} + \beta_3 \ln D_{ij} + \beta_4 EF_{jt} + \beta_5 \ln trade_{ijt} + \beta_6 endowment_{jt} + u_j + \varepsilon_{jt} \quad (3)$$

$$\ln FDI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GDP_{jt} + \beta_3 \ln D_{ij} + \beta_4 GS_{jt} + \beta_5 RE_{jt} + \beta_6 OM_{jt} + \beta_7 \ln trade_{ijt} + \beta_8 endowment_{jt} + u_j + \varepsilon_{jt} \quad (4)$$

### 三、结果和讨论

本研究中, 所有的实证结果通过软件 Stata 15.1 版本获得。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DI 存量	404	7.8335	2.7583	0	12.8512
中国 GDP	759	28.8825	0.9493	27.4845	30.2625
拉美 GDP	755	23.3527	2.1662	19.4932	28.5927
距离*	759	13.4210	0.6434	12.0004	14.5218
双边贸易	758	19.2927	2.7922	9.5282	25.4328
矿产	667	7.8372	13.9824	0	66.4925
政治因素	657	0.6194	0.5183	0.0014	1.9067
控制违规行为	657	-0.0263	0.7866	-1.7222	1.7246
政府效率	657	-0.0620	0.6548	-2.0785	1.5722
政治稳定	656	0.0398	0.7261	-2.3745	1.3643
监管治理	657	0.0020	0.6822	-2.3344	1.5428
法制	660	-0.1703	0.7705	-2.3386	1.5551
代表和问责	660	0.3025	0.6659	-1.8872	1.3430
经济因素	651	9.6362	6.1563	0.0667	34.0778
政府规模	651	75.3720	14.0218	22.1	95.5
经济监管效率	651	66.2034	11.6374	19.8667	94.2
开放市场	651	58.7812	12.4342	22.9	81.2333

注: 直接投资存量、拉美 GDP、中国 GDP 和双边贸易中是对数形式。距离\* 等于实际地理距离和石油价格的乘积。

表2 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模型 2d	模型 2e	模型 2f
拉美 GDP	1.655 *** ( 0.4296)	1.960 *** ( 0.4151)	1.822 *** ( 0.4251)	1.803 *** ( 0.4188)	1.714 *** ( 0.4386)	1.684 *** ( 0.4331)	1.886 *** ( 0.4194)
中国 GDP	1.474 *** ( 0.2595)	1.389 *** ( 0.2558)	1.352 *** ( 0.2547)	1.267 *** ( 0.2453)	1.437 *** ( 0.2685)	1.444 *** ( 0.2607)	1.291 *** ( 0.2469)
距离	-0.433 * ( 0.2302)	-0.531 ** ( 0.2287)	-0.522 ** ( 0.2290)	-0.383 ( 0.2388)	-0.477 ** ( 0.2297)	-0.464 ** ( 0.2294)	-0.494 ** ( 0.2309)
双边贸易	-0.181 ( 0.1811)	-0.180 ( 0.1852)	-0.127 ( 0.1801)	-0.156 ( 0.1805)	-0.127 ( 0.1793)	-0.129 ( 0.1788)	-0.109 ( 0.1793)
矿产	0.0114 ( 0.0179)	0.00974 ( 0.0181)	0.0125 ( 0.0181)	0.0109 ( 0.0180)	0.0123 ( 0.0180)	0.0146 ( 0.0180)	0.0110 ( 0.0181)
政治因素	1.541 ** ( 0.6922)						
控制违规行为		0.718 ( 0.4727)					
政府效率			0.472 ( 0.4359)				
政治稳定				0.640 * ( 0.3530)			
监管质量					0.646 ( 0.4479)		
法治						0.806 * ( 0.4367)	
代表和问责							0.436 ( 0.7027)
常量	-65.89 *** ( 5.8582)	-69.34 *** ( 6.0596)	-66.15 *** ( 5.9244)	-64.52 *** ( 6.0106)	-66.69 *** ( 5.8673)	-66.22 *** ( 5.8665)	-66.81 *** ( 5.8870)
N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352
adj. R <sup>2</sup>	0.4894	0.4851	0.4833	0.4867	0.4848	0.4869	0.482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

表2中,模型1证实了拉美地区政治体制表现与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呈正相关,其系数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在WGI的6个维度中,所有指标都呈现正向影响,但只有政治稳定和法治在10%的统计水平是显著的。这些结果表明,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政治稳定和法治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政治不稳定对经济环境和政策的连续性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中国投资者会避免或减少在政治风险高的拉美国家的投资。投资者更喜欢有

公平透明的社会经济规则的市场,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和产权保护。

根据FDI的引力模型分析,GDP对对外投资存量有正向显著影响。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理论预期。拉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投资。由于拉美国家GDP的增长扩大了消费外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从而为中国企业在地开展业务开辟了道路。同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其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本研究的时间跨度涵盖了

中国 GDP 高速增长时期。这使得中国从一个主要的外资接受国转变为一个主要的外资来源国。即使在 2008 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的势头,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投资拉美大型项目。

表 3 模型 3 和模型 4 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拉美 GDP	1.899 ***	1.720 ***
	( 0.4554)	( 0.4686)
中国 GDP	1.468 ***	1.620 ***
	( 0.3182)	( 0.3329)
距离	-0.512 **	-0.517 **
	( 0.2462)	( 0.2481)
双边贸易	-0.294	-0.281
	( 0.2477)	( 0.2479)
矿产	0.0143	0.00627
	( 0.0207)	( 0.0212)
经济因素	-0.0530 **	
	( 0.0230)	
政府规模		-0.0195
		( 0.0122)
经济监管效率		0.00542
		( 0.0208)
自由市场		-0.0429 **
		( 0.0191)
常量	-64.89 ***	-65.06 ***
	( 7.2091)	( 7.3166)
N	328	328
adj. R <sup>2</sup>	0.4875	0.4891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

在表 3 中,经济因素这一变量对中国在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反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拉美的经济体制环境越弱,中国的 FDI 存量越多。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投资公司能够应对不同的经济体制,善于处理政府干预和市场限制。另外,2000 年以后,拉美已经陷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下降。在自由指数的三个类别中,政府规模的影响是负面的且不相关,而监管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且不

相关。开放市场的变量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其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方面的限制不是阻碍中国在拉美投资的主要障碍。

#### 四、结语

文章试图进一步阐明制度因素对外国投资流动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二者是相关的,但对这两个变量如何互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并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和经济因素都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对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其影响方式非常不同。研究结果证实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政治表现呈正相关,而在分项指标中,政治稳定和法治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比其他指标更为重要。然而,实证结果否定了经济体制对中国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指数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中国对拉美的投资。

#### 参考文献:

- [1]樊梦婷,钟熙维.中国扩大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策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2( 8): 86-91.
- [2]王晓德.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拉丁美洲研究,2021,43( 1): 1-35,154.
- [3]陈涛涛,吴敏,金莹,等.投资拉美: 中国企业的多案例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20( 5): 25-39.
- [4]高智君.中美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比较——基于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的经验性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21( 10): 1-18.
- [5]王飞.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冲资源而去——以巴西为个案的考察[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4( 6): 82-103,158.
- [6]张勇.拉美地区吸引 FDI 特征及中国对拉美投资展望[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 5): 9-16,35.
- [7]朱楠楠,苏聪.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前景[J].经济研究导刊,2018( 24): 166-168,199.